

我的星中只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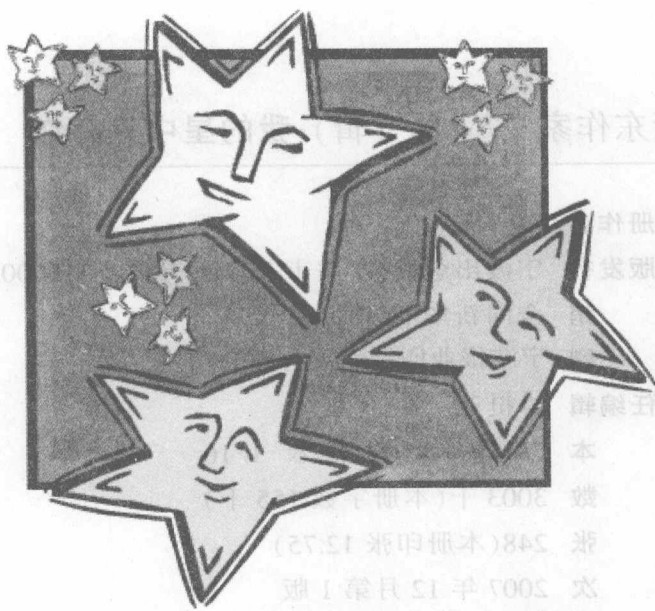
王路 |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我的星中只有你

王 路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星中只有你/王路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7.12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161-9

I.我...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182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我的星中只有你

本册作者 王 路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3 千(本册字数 15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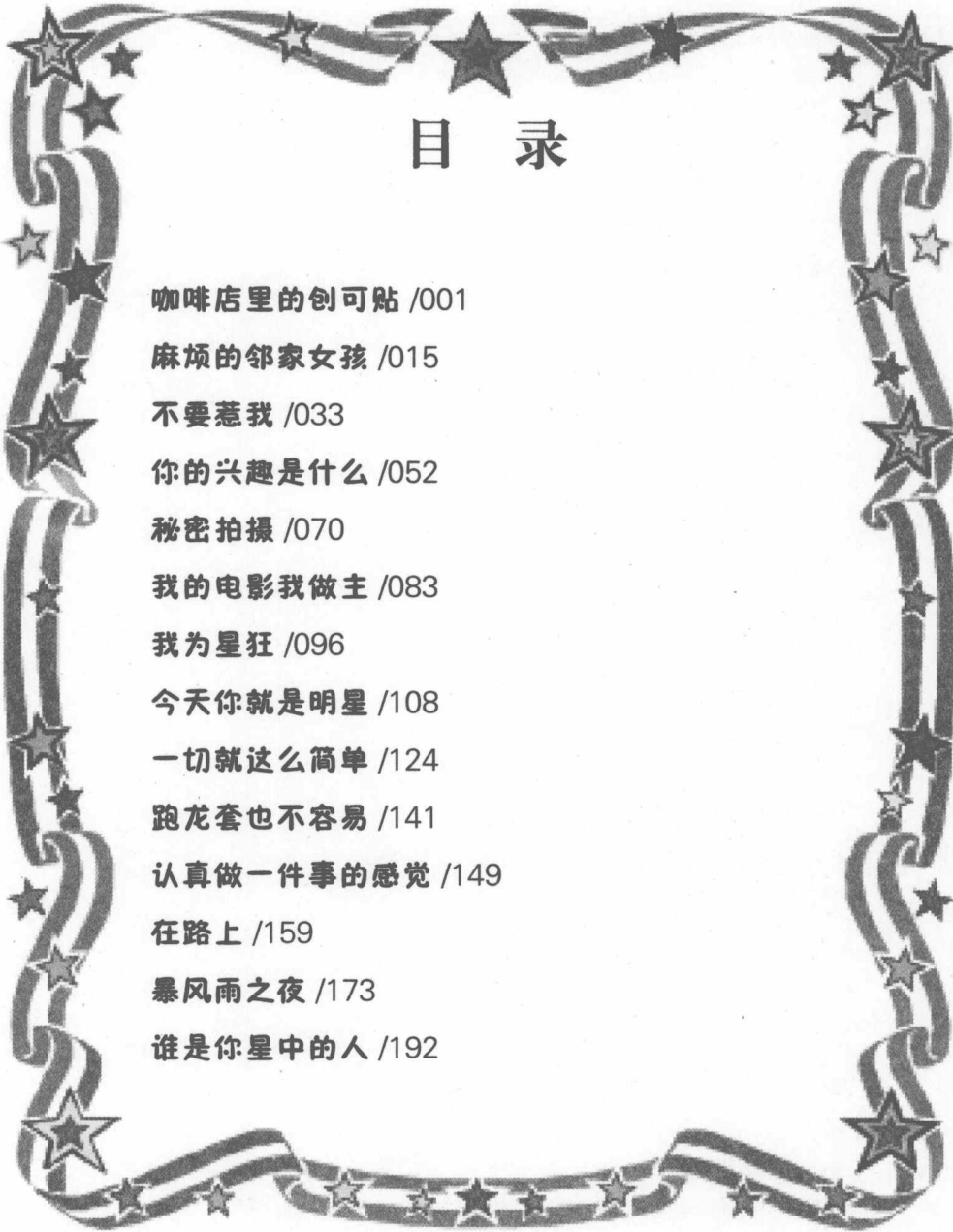
印 张 248(本册印张 12.7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161-9

定 价 385.00 元(全十六册)



目 录

咖啡店里的创可贴 /001

麻烦的邻家女孩 /015

不要惹我 /033

你的兴趣是什么 /052

秘密拍摄 /070

我的电影我做主 /083

我为星狂 /096

今天你就是明星 /108

一切就这么简单 /124

跑龙套也不容易 /141

认真做一件事的感觉 /149

在路上 /159

暴风雨之夜 /173

谁是你星中的人 /192



咖啡店里的创可贴

小区健身区的滑滑梯上，一群孩子正在打闹着挨个儿往下滑。一个个儿瘦小的男孩挤到了前面，他的双手牢牢地抓紧了扶梯的把手，犹豫着向下张望，似乎滑梯的高度令他害怕。跟在他背后的几个小朋友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突然有双手伸过来，在小男孩的背上猛推了一把。

小男孩的尖叫声还在空中飞，他已经从滑梯上摔到了地上。是的，那双背后的黑手推得太猛了，小男孩是从滑梯上半滑半落地摔下来的，而且还以一个嘴啃泥的姿态结束这次滑行。小男孩坐在滑梯口捂着下巴抽泣起来。其他的孩子们看都没多看他一眼，还是兴高采烈地从滑梯上滑下来。然而很快有人发现小男孩的手指缝里滴出血来。正在玩闹的孩子们看见发生了“流血事件”，一下子安静下来，也不知谁带的头，喊了一声，居然一窝蜂逃走了，只留下小男孩孤独一人还坐在滑梯下。

小男孩还在哭，其间有一会儿，他停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他举起了手，手上红糊糊的，那是还没干的血。他又哭了起来。

不知何时，一双穿着白袜子的红凉鞋停在了小男孩身边，一只小手递过来一块手帕，帮着小男孩捂在了下巴上。另一只小手伸到了小男孩面前。

“喂，别哭了，你是男孩子啦。”

小男孩停止了哭泣，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小手，犹豫着伸出了自己的手。

小男孩的手眼看就要握上那只小手了，突然，那只小手不知何故变淡了，甚至从手指开始消失。小男孩大吃一惊，抬起头来，这才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也正在变淡，就像电影特技一样逐渐消失在空气中。

“啊！”小男孩惊叫着。

.....

“啊！”我惊叫着一头撞在椅子脚上，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昨天看刚刚从网上下载的美剧《4400》，因为被它科幻中带有恐怖色彩的剧情所迷，居然看着看着就在客厅地板上睡着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挂钟，“啊！！”又惨叫起来。

已经快5点了。

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冲到卧室门口：“快起床啦，时间来不及了。”

我打开卧室门，果然里面的那位还抱着枕头大睡，居然还戴了个眼罩。

我一边单脚跳着穿裤子，一边喊着：“还不起床，炉子都还没起火呢，昨天叫你切的牛杂切了没有？”

床上的人扔过来一个枕头，“烦死人了，不是还没到6点嘛，小区里谁这么早来吃早点？”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有点危机意识行不行，今天对面就开张了。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就不能勤快一点？”

床上的人又把体积缩小了点，“这个面店开着也就是打发时间而已，本来也就是小区里的邻居来捧捧场，你还真当一番事业来做啊。我不去！起得太早有害美容。”

得，看样子指望不上床上的这位了。我也没时间瞎扯，胡乱刷

了牙,用冷毛巾洗了把脸,就冲下了楼。

虽然才5点出头,但这个时间对城市来说并不算太早,我所住的柳安小区里,晨练的几位老头老太已经在小区广场里摆上小音响开始“轻歌曼舞”了;有几位上班族已经把车子开出了车库,顺便拿毛巾擦把前窗。我边和几位早巡逻的保安打招呼,边跑到了真真牛肉面店前,掏出钥匙打开了卷帘门,先把前台封着的煤炉打开,搁上炖着牛杂的汤锅,又从冰箱里端出面条和粉线,随便把昨晚做好的荷包蛋、素鸡、大小排骨也端到了消毒柜里。我看了一眼,果然,牛杂还没有切过。

我操起一把刀切起牛杂来,这牛杂不能切太厚。人啊,其实是种喜欢看表象的动物,光看碗里的牛肉有几片,才不管厚薄,动不动就喊“怎么就这几片牛肉”。好嘛,你不是要多几片牛肉嘛,老子给你切薄点就是了,这就叫无商不奸。

忙完了以后,我抬头看了一眼对门,好,门还关着呢。我悄悄松了口气,想了想,拿了支粉笔,走到店门口,把单价改动了一下。

得,这就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要问我东风是什么?就是对面那家新开的咖啡店。

来吃早点的顾客还没有上门,我站在柜台里有点发愣。不知不觉间又想起了早上做的那个梦。其实我心里明白,那绝不仅仅是个梦,因为相同情节的梦我做了好几年了。为此我还在网上狂找了一回有关什么梦境、梦与现实,甚至梦遗等等的文章来看,不过这些东西除了证明我小时候曾经受到非常变态的伤害以至于影响现在成人以后的我的梦境这个结论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但是我有些怀疑这个结论,因为我实在算不上“成人”。王大伟,男,16岁,柳安小区真真牛肉面店老板娘的儿子,初中毕业,面临高中生涯,这个阶段当然称不上成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异性交往史,怎么能算成人呢。

你说什么?有没有与同班女同学有过交往?废话,那当然有。

可同班男女同学的关系与异性交往关系完全是两个空间两个性质的问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其实,我打小没有女生缘。

我老娘一直拿我出生当件趣事跟别人说:我出生那一天,所在的县妇儿医院全天共生了19个孩子,其中18个是女孩,我是唯一的男孩,而且我还是最后一个在夜里12点前出生的。用老人的话说,我是送子的撑船老大,把一船姑娘送到了人间,然后自己也不甘寂寞投胎转世来也。而据老人们说,这样的男孩子,特别有女人缘。

不过,注意了,这只是老人言,所以通常这些话都算不得数的,所以实际上,我打小没有异性的缘分。

如果硬要说我小时候与异性有什么非同一般的关系的话,那就是我小时候个子异常瘦小,就像几内亚内战中那些营养不良的黑人兄弟,大男孩都讨厌我,而我又不可能跟着女生看看漫画、玩玩过家家。男孩子们排斥我,女生又躲着我,可想而知,我的童年是个失败的童年,甚至还带有悲剧色彩。

这种受到两方面排斥的境遇直到上小学时才好转,学校里同学多,没多少时间我就融入集体的大家庭中了,唯一不好办的是,我一直同女生处不好关系,就是与同桌女孩的关系也是淡淡的。

然而,就是我这样一个天生不会与异性打交道的人,却长年做着个梦,在梦里一个女孩向我伸着手。我看不到她的脸,想不起她的名字,却能听到她的声音,知道她对我很重要很重要。真邪门。

我拍了一下脸,让自己清醒一下,大清早的,不是想这些有的没的事情的时候。

我瞟了一眼对面,对门还没开张,今天起这样早,就是为了对面而来的,可别忘了正事。

真真牛肉面店是柳安小区唯一的饮食店。或者说以前是。

柳安小区是个安置小区,说起来也有些年头了,因为是安置

用的,所在地段就不是很好,孤零零地处一条断头路尾巴上,离环城路还有不少的距离。在小区与环城路的中心地段间,围绕大片的农田,原来是用来建新的商品住宅的,但不知何故,却一直没有人来开发。于是柳安小区居然有了点闹中取静、遗世独立的味道。就连小区旁边的断头马路,虽然也划了斑马线、停车位,却从来没有交警来管理,更没有收停车费的小黄帽,小区里有私家车的人家心痛小区物业收的车位费,干脆把车都停在马路上过夜。

但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柳安小区实在太偏僻了,在这里,店面房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与其他小区一样,原本在柳安小区内外都留有店面房的门面,小区刚建成时,什么粮油店、杂货店、理发店、电器修理店、大饼油条铺,甚至还有一家市菜篮子供应点,开了七七八八好几家。然而,柳安小区实在是太偏僻,仅靠小区内部住户买卖的利润,店主们连交房租都不够。大饼油条铺因为本小利薄是第一个倒闭的,接着粮油店和市菜篮子供应点也纷纷撤离。最后,小区店面房坚持经营的居然只剩下了一间理发店,其余的店面房都变成了仓库。

小区的居民们在最后一家餐馆搬走后,终于发现了巨大的不便:如果说买米买菜还可以骑自行车跑到2里路外的白云菜场将就一下的话,没有餐馆实在是个大问题,尤其是早上赶着上班时,自家弄早饭就算是泡饭掏酱豆腐都是花时间的事,如果有小孩子家的挑挑拣拣这个好吃那个不要吃的话,那真是心火都要吊起来了。所以,我家用自己车库改建成的真真牛肉面店开张时,立刻受到了住户们的欢迎,连物管和居委会也默认了我用车库开店面房这一实际是违规的做法——去,这不是废话嘛,他们自己也经常在店里吃饭,特别是物业保安那些人,个个懒得要命,早中晚三餐都在店里吃,把我的店封了,他们吃屎去?

但是从今天起,真真牛肉面店“唯一的老大”地位受到了挑战,就在对门,一家名叫“唯唯”的咖啡店已经装修完毕,即将营业

了。我，王大伟——真真牛肉面店的继承人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恶毒本质：这咖啡店就是冲着我的牛肉面店来的。

虽然前段时间咖啡店装修时，我只看到了装修的包工头，一直没见到店主人，但一看店面的布局，就知道对方不安好心。你瞧瞧，这家咖啡店居然不是落户在朝向街面的店面房，而是也找了间车库改建，明摆着是仅对小区内部住户营业，换句话说，就是明摆着来抢我的客源。更令我生气的是，咖啡店的窗户玻璃上居然还贴着“供应早餐”几个字。啊呸，你当自己是豆浆店啊，你老老实实卖咖啡蛋糕不就行了，还“供应早餐”，怎么，就着咖啡吃肉包子？

我早打听清楚了，今天咖啡店就要营业，那就来吧，看王大少怎么陪你玩。

我正在胡思乱想，已经有小区住户上门吃早点了。虽说店名叫牛肉面店，但其实除了牛肉面外，店里也供应馄饨、水饺、炒米线、炒饭什么的。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就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特别是几个小孩子来吃早点后，把桌子弄得汤汤水水，害得我来不及收拾。

下了晚班按惯例点了几碗加料的特大碗牛肉面的几位保安最先发现了异常。他们在付钱时发现我找的钱不对。

“喂，小老板，你这钱找错了吧。4碗牛肉面16元，给你20元正好找4元，怎么找了6元。”

我把眼睛一瞪：“今天牛肉面改价了，3.5元一碗。”

“啊，怎么这么便宜？”

“你烦不烦，便宜给你吃还不好？”

“好好，那，再给我们一人来碗牛肉面。”

我倒！这小便宜也要贪，撑死你！

“一碗炒米线，加个荷包蛋，不要放辣子，加点豆芽。”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过来。

我一眼看去，气不打一处来——半透明的薄纱吊带衫，咖啡

色的中裙，总算因为怕太阳晒又在肩上加了件蕾丝披肩。旁边几个正在吃早点的邻居已经纷纷招呼起来：“老板娘来了，来来，坐这儿，空调下面凉快点。”

我瞪着“老板娘”：“妈，你穿成这样子还干不干活啊？逛街还差不多。”

妈妈得意地一笑：“啊呀，我儿子这样能干还要我做什么，对了，米线里千万不要放酱油，对皮肤不好。”

老妈一边坐下来一边随手打开了刚刚送来的报纸，才瞟了一眼就咋咋呼呼地叫起来：“快看快看，报上说周星星要到咱们市里来拍电影呢。”

周星星？我最喜欢的香港无厘头电影开创人？我一把抢过报纸——这记者都写的什么？拉拉扯扯一大篇文章都写的是周星星出席某个电影节，只在文章尾巴上提了一句，“周星星正在策划一部新片，可能回故籍天一市开拍”。

周星星的老家就在阿拉天一市，这我自然知道，不过对他回天一市拍电影一事我却嗤之以鼻。

“得了吧，这样的国际大明星怎么可能到我们这样的小城市拍片。天一市甚至连个像样的摄像棚都没有。”

老妈却早已经眼冒星星，把我的话都当成了过耳东风，“哇，周星星要来啊，你说，我会不会在街上看到他，没准还能向他要个签名。”

我顾不上跟她斗嘴，眼一瞥，突然发现不知何时，对门的“唯唯咖啡店”已经开门了，不过因为店门口的玻璃门是磨砂的，我只是隐隐约约看到店里有人影晃动，却看不清有几人。但无论如何，唯唯咖啡店已经让客人分流了。

然而，真正挑逗起我怒火的还不仅在于此——在唯唯咖啡店的店门口，不知何时挂起了一块牌子：中西早餐五块管饱。

我觉得自己脑子里就像煤气瓶刚打开时一样，哧一声冒出一

阵气，接着就是一团怒火，好你个小样的，这是冲着少爷我来的嘛。五块管饱——你当自己是面向民工的露天大排档啊！

“哎呀！”妈妈在旁边叫了一声，“对门已经开业了，我正准备去拜访一下新邻居呢。”

我都快晕了，真叫家贼难防，敢情老娘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就是为了到对门去看新鲜？她，她到底有没有敌我观念呢？

“咣”一声。我把刚炒好的豆芽米线半摔到妈妈面前的桌子上，“你就老老实实吃早饭吧，有点危机意识行不行？看我怎么收拾对面那些小样的。”

我拿着粉笔又转到了店外，刷刷刷，又改了几个单价。

我坐在店里安如泰山，眼珠子看也不看对门。

7点以后，是店里生意的高峰期，特别是准备上学的小孩子更多，因为我这里没有外带点心卖，大家点的多是馄饨或牛肉面，这下就出现了轻微的排队现象。有几个眼尖的邻居看见了我涂改过的单价，大惊小怪起来：

“哎，大碗牛肉面只要3元，炒米线只要2元。小老板，你价格写错了吧。”

我一边忙里偷闲擦汗，一边闷声说：“今天本店开业15周年店庆，让利大优惠。”

几个好事的大妈大伯一边等早餐，一边就与我老娘拉呱起来：“15年啦，想想也是啊，这店也开了很多年了，没想到一眨眼就15年了。哎，不对呀，老板娘，我记得你这店开业时我还来送过一条鞭炮的，我记得明明也就是两三年的光景。老板娘，你说，我不是记错了？”

这边老娘还在嗯嗯啊啊地和邻居瞎攀。柜台里忙着的我突然听到一对母子的对话。

“妈，牛肉面什么时候上啊，今天早自修有个班会，可别迟到了。”

“再等等吧，谁让你早上上厕所慢吞吞的。”

“妈，你看，对面新开了一家咖啡店啊，还有早点可以吃吔。妈，我们去那儿吃好不好，每天吃牛肉面都吃腻了。”

“好好，去看看。喂，小老板，两碗牛肉面不要了。”

我把脸一沉，好，真家伙来了。

我也不吭声，从柜台下拿出了一块牌子，随手就挂到了灶台边，上书“买一送一，点牛肉面送卤蛋一个”。

我边挂牌子边向对门看去——好家伙，对门也刚挂出了一块牌子，挂牌子的人影刚刚闪进门，门把上的牌子还在晃动。牌子上书“中式早餐各类点心、大众价格”。看得出牌子是刚写的，真正是墨汁淋漓。

更让我生气的是，小区里不少赶来吃早点的邻居指点着新开的咖啡店，居然纷纷转头向店里走去，一时间，我的真真牛肉店生意一下子清闲起来。更离谱的是，有几个正在店里吃早点的老顾客也在商量，是不是中午到咖啡店换换口味。

哟。给最后一位顾客炒了碗年糕后，我有点半赌气地把手中的勺子往水斗里一扔。

一块冰毛巾从旁边递了过来。

“小伟（虽然我叫王大伟，但妈妈一直坚持称我小伟，也只有她这样称呼我），擦一把。”妈妈看了看被我涂改过的单价和新挂上的牌子，“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样孩子气，把这些都收拾了吧。”

“你别管。”我有点愤愤。

妈又叹了口气，看了一眼只有三三两两顾客的店堂。

“小伟，你又何必呢。你也知道家里并不靠这个面店过日子。开这个店只是想让自己开心点有点事做，也让街坊邻居方便点，你现在这样赌气反倒把新来的邻居关系给搞僵了。”

我其实并没有生多大的气，对门的所作所为一直在我想象的范围内，也说不上什么过分。然而，妈妈的话却激起了我的强烈不

满。

“喂。我早说过了,那个人的钱与我不相干,真真牛肉面店才是我‘家’自己的店。你靠谁养活我不管,我只靠自己养活自己。”

妈也没和我争,在这个问题上她一向知道不需要与我过分较真。她转移了话题:

“好了,消消火。和新邻居见面可不是这个德行。”

我看着她迈出店门,急出了一身汗:“喂,你什么意思啊?你真的想去对门店里?”

“只不过打个应该有的邻里招呼嘛,这么紧张干什么?再说了,如果不去的话,我打扮了半天不是白忙活了?”

晕!碰上这种老娘总让我有无力的感觉。

“你等等。”我擦了把手,摘下了围裙,“我和你一起去。”

我第一个推开了唯唯咖啡店的玻璃门,开玩笑,还真让老娘冲头阵不成,不管怎么说,从早上起到现在,“真真”与“唯唯”也斗了半天法了,想来这家店的老板多多少少有点不痛快,等会儿一言不合起冲突可不是玩的。

“客人来了,先旁边坐一会吧。”一个声音从酒吧台传过来,“要吃什么自己点吧。”

一个庞大的身影从吧台后抬起身来。

我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妈呀,这是巨型章鱼吗?”

我的个子有1米71,也不算矮的了,但在这个巨汉面前,却称得上渺小。

吧台里的大汉身材也许也就是1米75光景,可块头实在是大,腰像水桶一样,真正是虎背熊腰的那种,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光得发亮,上面一根毛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忙得冒汗还是擦过油了,大光头居然闪闪发光。

“扑哧。”跟在我后面的妈妈一下子笑出声来。

坏了,这大汉被人这样嘲笑还不急眼?

果然,大汉有反应了——他,他居然脸红了。

天啊,你有没有见过一只巨型章鱼脸红而且红得冒烟的样子。我面前就是了。

我不动声色地往前挪了一步,把妈妈挡住,她还在我背后捂着嘴笑。

我开门见山,反正已经把对方得罪完了,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你是老板吧。我就是对门真真牛肉面店的老板——小老板。”

章鱼的眼一亮,突然出手。我躲闪不及,居然隔着柜台就被他握住了手——果然是章鱼,隔着这么长距离也能抓住我。我太大意了,尽失先手,没有还击的余地了。

章鱼乐哈哈地张大了嘴:“哎呀哎呀,这怎么说的,我还想到你们那儿拜访呢。你们先一步来了,真是不好意思,早上太忙了。快坐快坐,要不要来杯咖啡?我自己磨的。”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想下迷魂药是不是?还没等我开口呢,我身后的老娘已经迫不及待了:“太好了,真是手磨咖啡吗?给我一杯不加糖的。”

完了。糖衣炮弹害死人。

如果再有抗日战争,第一个当汉奸的就是我老娘。才一杯咖啡下肚,她就已经“老李(章鱼)长,老李短”叫开了,把我一个人扔在一边呆坐着,面前也放着杯所谓的正宗手磨咖啡,却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过了早上上班的高峰后,店里一下子冷清下来,章鱼也端着一杯咖啡坐到了对面。

章鱼用特清纯的眼光看着我老娘:“真想不到啊,原来对面牛肉面店的老板居然是个女强人啊,而且又是个漂亮的女强人。”

切,又一颗不怀好意的糖衣炮弹。

我老娘却爱吃,笑咪咪地揉了揉我的头:

“多亏了咱家小伟早熟,这店其实是他开的,我也就是帮帮手,上柜台掌勺子的时间倒是他多。”

章鱼立马把清纯的目光转向我:

“真看不出啊,如今这样的小伙子很少啊。不过,和我家的孩子也差不多,没办法,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早熟啊。”

“孩子。”我愣了一下,转头看了看,没见到店里有小章鱼啊。

章鱼注意到了我的举动:

“啊,没想到今天早上的生意会这么好,料备得不太足,这孩子又去菜场买了。”说着章鱼往我面前推了推一块摩丝蛋糕,“别客气,吃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哈哈,我可专门在上海百乐门学过西点制作的。”

我想象了一下章鱼穿着白围裙在一个大烘炉前八爪齐飞的样子,汗就沿着后背往下流,寒!

老娘又出卖了我,她飞快地往嘴巴里铲蛋糕,一点不担心地心引力对她质量增加产生的危害。

“这蛋糕真的很不错啊,老李,有这么好的蛋糕肯定能吸引很多顾客的,你干吗还做中餐呢,在咖啡店里吃中餐,多没品位啊。”

“中餐?”章鱼摸了一把光头,“我这里没有中餐的啊。”

“啊?”我和老娘都抬起头来。

我这才注意到,自从进了咖啡店后,为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店里面根本看不到包子、豆浆、油条这些传统中式早点的痕迹,我原先想象中的就着咖啡吃生煎的情景更是无从说起。

我有点结巴:“可,可你们店外不是挂着供应中式早点的牌子吗?”

章鱼,我和我老娘,站在唯唯咖啡店外。

章鱼的头上又开始冒烟了,他搓着手,面对着挂在门外的各式招牌,有点口吃:“这、这,哎,肯定是那个孩子搞的鬼。怪不得老是有人问我有没有油条,我还奇怪呢,怎么这儿的人作兴跑到咖

啡店吃大饼油条的。没想到我家的孩子背着我乱搞。真对不起，刚刚到这儿，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老娘轻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呀，看你老李认真的，都是两个孩子在玩闹。咱们家孩子也不对，是他先打的坏主意。”

章鱼的脸更红了，他三把两把就把招牌告示全都扯了下来：

“你放心，等孩子回来，我一定教训她，真太不像话了，净给我捅娄子。”

虽然老娘的话让我很不落胃，但章鱼的承诺让我多少找回了一些平衡——一想到八爪章鱼在某个捣蛋鬼面前飞舞着触手咆哮（章鱼会咆哮吗？）的样子就让我暗爽。

与唯唯咖啡店的章鱼老板告别后，我和妈妈打了个招呼，就去菜场买菜。自然这个菜场并不是居民平时买菜的菜场，而是城郊的蔬菜批发市场，那儿批出来的菜价格便宜，也不像居民菜场的菜那样浇了很多水。自从我会骑三轮车后，我就坚持每天买新鲜菜，只有这样，做出来的各类面点才有好味道，把蔬菜放冰箱里三四天照样用——这种砸自家招牌的事我是从来不干的。其实现在去批发市场已经有点晚了，批发市场的交易高峰是在凌晨四、五点，不过我认识好几户摊贩，也算得上老朋友了，他们多少会给我留点菜——我这店小，本身要的菜量就不多。

骑着三轮车经过小区前巨大的待开发的农田后，我看见田里正有一群孩子在踢足球。

说是孩子，其实他们也就比我小几岁，远远地看见我，几个面熟的小孩子就向我挥手：“伟哥，一起来玩一把。”

我呸，这群混蛋家伙，好好的“王哥”不叫，非要叫这个与某种不起好作用的药物相同的名字。

我一边在肚子里暗骂，一边也挥了挥手：“不了，我要去买菜。”

田里的孩子们却不肯放过我，其中一个气喘吁吁地跑上来：

“王哥（小样的，站到我面前却不敢叫‘伟哥’了），那儿有个新